

## 寻梦面馆

□丁维香

楼下有家小面馆,叫“寻梦面馆”。一般的面馆店名都叫什么“好味道”“面道”“天天见‘面’”之类的,而它叫“寻梦”,透露着情怀。这小小的面馆寄托着店主对人生和理想怎样的期许和追求呢?

面馆不大,就一间铺面,三分之二是店堂、三分之一是操作间,操作间是开放式的,和客人吃面的地方隔着一个半人高的矮台。矮台上挂着一排小木板,上面写着面条的种类和价格,面条的种类不算多、价格也不高,几块到十几块钱。粉白的墙上挂着几幅手绘的山水画,木质的桌凳朴实无华,整个店面的陈设布置简单但不简陋,给人以放心、踏实的感觉。

从小面馆的门前经过,往里瞥一眼,很多时候只看见店主一个人在操作间里埋头做事。这个地段的门面房租金不菲,这样的状况能维持生计吗?我进去吃过一次面,要了六块钱的干拌,一碗面外送一小碟花生米和

一小碟雪菜,还有一小碗飘着碧绿葱花的骨头汤。等面的工夫,我看清店主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中年男子,个子高高的,面容和善略带沧桑,看上去是个有故事的人。本想跟他聊几句,比如问他为什么叫“寻梦”?又觉得不免冒昧,还是作罢。默默吃完面,转身离开的时候他依旧在操作间里忙碌。

疫情缓解,关了几个月的小面馆又开门迎客了。还是安静的店堂、稀少的顾客和孤独的店主。几天前,我再经过时,发现大门紧闭,门玻璃上贴着“店面转让”几个大字。也许是本来就冷清的面馆又加上疫情的影响,难以支撑不得不关门歇业了。那个“寻梦”的中年男子又会到哪里去寻找他的梦想了呢?

旁边店铺里的音响在放程璧的《火车》:“去什么地方呢?这么晚了。……去吧,但愿一路平安。桥都坚固,隧道都光明。”莫名有些鼻子发酸,我们都走在生活的路上,有努力、有不如意,好在还有初心、有梦想。

## 在城里找一张床

□徐俊霞

我在一所大学学了四年平面设计,大学毕业那年和一家广告公司签约,尽管薪水不高,可是公司包吃包住,和那些没有拿到Offer的同学相比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

公司是家夫妻店,规模不大,设计人员不单纯做设计,还兼做业务,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。好在公司就是家,就近方便,省却了一笔交通费用,我每次出去跑业务通常骑老板娘的电动车,这里的大街小巷就是这样熟悉过来的。

老板夫妻俩和我们员工吃的是同一锅饭,我住四人间的职工宿舍,上下铺的木板床还不如大学宿舍的条件。上班的新鲜劲一旦过去,我便陷入了日复一日的枯燥无味中。时间一晃,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待了两年了,薪水却一直在3000元左右徘徊。其间,我向老板提出涨工资,老板列出在这里租房、吃饭、交通等一系列费用,大意是公司管吃管住,每月给3000元工资不少了。我的干劲越来越差,男友在上海半工半读,早就来电邀请我过去一同发展,我却迟迟下不了决心。这两年,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,公司被挤兑得生存空间越来越小,一些大型画册、企业内刊的大活越来越不好接,平日里就是设计一些名片、单页、海报等,已经有几个同事跳槽去了别的公司,月底开工资的时候,老板娘脸上的阴郁比妆都浓。

我还是去了男友那边。我已经没有退路,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,都得闯一闯。

男友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建筑公司做资料员,他早早帮我租了一间房子,只能放下一张硬板床,四周没有一个窗户,门是唯一可以通风和出入的地方。

尽管之前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,我还是没想到工作那么难找。我读的是一所三流大学,工作这两年

的设计作品也不是多么出色,能拿得出手的筹码不多。很多公司对设计人员的要求很高,要么要求既会设计又懂文案,要么要求会高级技能,我在网上投了许多简历,如同石沉大海。整整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,才找到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。新公司发展前景不错,设计部的老员工除了基本薪资之外,还有效益工资,让我这个新手羡慕不已。

三个月的试用期后,我被转为正式员工,正当我准备大干时,听说公司股东撤资,一夜之间,公司人去楼空,手中拿到的那点遣散费还不够维持一个月的开支。我欲哭无泪,恰好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家里要盖房子,问我手头有没有钱。我告诉母亲:我又一次失业了。母亲紧张地说:要不,回来吧,大城市也不好过的。母亲的话让我心里一颤: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日难,除了自己的父母,谁能理解我只身在外打拼的辛苦!房租我都负担不起了,幸亏有男友的接济,否则我早就弹尽粮绝了。我又开始了戴上口罩、消毒液全副武装的找工生涯。

我应聘到一家网络公司,负责电子商务。这份工作门槛低,只要略通电脑,培训一周左右就能上岗。久而久之,我就摸到了规律,经手的单子多了,薪水也开始上升。收入高了,我盘算着在附近的培训机构报个班、添几件像样的行头。还没来得及改善自己的生活,房东说急需用房,让我在一周之内搬家。我成天早出晚归,哪有时间去找房子,更何况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!经验老到的同事给我介绍经验:房东让我搬家可能是为了涨房租。周末的晚上,房东又咕咚咕咚来敲门了,我开门见山地问她加多少钱才能继续租这间房子?房东胖胖的脸上掩饰不住一丝窃喜。最终我加了500元钱,才得以睡上安稳觉。

在城市里进进出出,别说一套房子,就是一张床都要寻寻觅觅。我这种人,不知要付出多少、拼搏多久,才能在城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
## 父亲你不能老

□崔立

前不久,我回了趟老家。父亲从屋子里走出来,笑着和我们打招呼,因为那笑意,脸上密布的皱纹也像堆积在一起的沟沟坎坎。父亲的步子不快,像在缓缓地播映他伴我成长的一部电影巨制。

印象中的父亲,是刚猛威武的。

小时候,我酷爱看动画片《变形金刚》《圣斗士星矢》,趁父亲烧煮饭菜时,我偷偷地打开电视机,将音量调到最低,边看,边小心地竖起耳朵去听烧菜声音的停止。声音骤停时,我迅速起身去关电视机,可是已经晚了,父亲已然出现在了门口。从厨房到房间,中间还隔了一条走廊,我很诧异,父亲为什么能如此之快?但我不及多想,父亲的手已经紧紧地拧住了我的耳朵。我只能再三讨饶。

现在,这一幕看起来更像是个错觉。

眼前,12岁的女儿和父亲在院子里做游戏,说,爷爷,你来抓我呀!女儿快乐得像停不下来的小兔子,一蹦一跳地每一步都能带起一阵风。父亲快乐地笑着,他的脚步早已跟不上了,但依然虚张声势着说:“我会抓住你的,我一定可以抓住你的。”父亲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追上她的孙女,父亲的快乐是超脱了他的这份追上的快乐。

父亲患上糖尿病已有多年,这让他整个人变得消瘦,不能吃甜的,甚至连糖分高的水果都不能吃。这一点,父亲自己总结下来,可能与他常年开车有关。吃东西时间没规律,母亲总会给他准备些花生一类方便携带、饿了随时可以吃的食品。还有就是水果,因为家里橘子树上每年果实累累的橘子,父亲常常是就着花生、配着橘子,饿了渴了就没有节制地吃。在车上又没有运动,糖分不能及时消耗。那时没日没夜熬夜开车也多,把人给严重透支了。

父亲还喜欢抽烟,一有机会就抽。不记得多少次,父亲因为感冒咳嗽实在无法忍受,要戒烟。感冒咳嗽好了,又抽上了。戒不掉。

父亲……

每次,我们回去一趟。我总发觉父亲又老了。每次,父亲看着我们和和美美的一家人,也看着他无比疼爱的孙女,总是说:“这一辈子,我足够了。”父亲还说:“我现在活着,其实就是拖累你们。”这些话,让我心里头想哭。

父亲不能老,父亲也不会老。

那一晚,我做了个梦。我偷偷地在看电视,父亲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,拧我的耳朵。醒来后,我对父亲说,爸,你要不要再拧下我的耳朵?父亲哭了。我也哭了。

女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,一脸的诧异,说,你们俩怎么哭了?

## 主动“迎”病

□李秀芹

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遗传性,我大姑和伯父晚年都患上了此病。大姑78岁时严重起来,不仅自己的子女都不再认识,连脾气也变了。大姑上过识字班,能读书看报,也算知书达理,说话柔声细语,从不与人吵架。自从得了这病,脾气变得急躁,一言不合就骂人。

好在大姑的儿子、儿媳孝顺,大姑得病后,表弟提前从单位内退,在家专职照顾。常见大姑由表弟推着去附近公园晒太阳,大姑发脾气,表弟就低下头任她骂,啥时候大姑骂够了,表弟再承认错误,想着法子哄大姑开心。

表弟孝顺,村里人都知道,我也常表扬表弟,我们都替大姑感到欣慰。表弟说,大姑得了这病,除了自身原因,也有子女过失,他原来以为好好工作多赚钱,让父母衣食无忧就是孝顺,却忽略了陪伴。姑父去世后,大姑一人独居乡下,大姑性格内向,喜欢安静,是位标准的“宅”老人。长时间不与外人交流,孤独时间久了,也加速了病情发展。只有孝顺的人才会反思自己,其实表弟在大姑得病后,已经做得非常好了,把大姑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,像哄孩子一样哄了大姑十年。

伯父80岁时阿尔茨海默病严重起来,两个儿子图省事,把他送进养老院。一年后伯父去世了。

我现在也到了古稀之年,身体还算健康,但看到长辈中的先例,我怕随着年龄渐长,也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拖累子女不说,到时自己啥都不知道,生活没有质量,即便儿女孝顺,大家也都遭罪。我天天念叨:千万别得这病。老伴笑我,哪有主动迎病的?与其恐惧不如趁病还在路上,就将它打倒在地。

老伴搜集了很多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文章,我们总结下来,主要是:不仅从饮食上要注意,平时确保均衡营养,不吃过多的动物脂肪,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。还要保持愉悦心情,因为情绪会影响人的记忆。勤学习、善用脑也可以预防老年痴呆,我和老伴去老年大学报了好几个班,强迫自己通过学习锻炼脑子。

原来去体育公园,我愿意和老姐妹一起跳跳广场舞,老伴说,人老了得多和年轻人交流,我发现了一个中青年组成的健身操团队,参加进去,这样我就能多认识几个小朋友,心态也跟着年轻起来。

几年前,老伴鼓励我重新拿起笔,写文投稿,文章见报后,我信心大增,渐渐爱上了写作。写作让我思维活跃,从构思到文章成型,这也是锻炼脑子的一种方法。

如今我自我感觉记忆力不逊于年轻人,对于家庭阿尔茨海默病的魔咒,我也没那么害怕了。